

(歌 劇)

程 秀 山

劉 文 泰

向陽河乾了的時候

新
子
和
夢
覺

人 物 表

韓生源：三十四歲，僱農，互助組長，鄉水利委員，候補黨員。

（韓）

韓 妻：三十歲，互助組員。（妻）

柏生祥：二十二歲，貧農，互助組員，青年團員。（柏）

玉 芳：十九歲，柏生祥妻，互助組員。（玉）

李書記：三十歲，區委書記。（李）

任 忠：五十歲，中農，互助組員。（任）

寶 元：二十六歲，中農，互助組員。（寶）

趙士恩：三十二歲，富裕中農，互助組員。（趙）

梅 英：二十九歲，趙士恩妻，互助組員。（梅）

馮玉林：六十二歲，貧農，木匠。（馮）

蘭 花：十八歲，馮玉林的女兒。（蘭）

鄉 長：二十八歲。（鄉）

成 娃：二十六歲，貧農。（成）

王德寬：三十歲，僱農。（王）

木匠甲：（甲）

男女農民若干人。

年代：一九五三年春夏之交。

各幕的時間地點：

第一幕 一場：某天上午，青海省農業區某農村的紅石崖下。

二場：次日早晨，向陽河乾河灘裏。

第二幕 一場：前場七天後的午間，馮玉林地裏。

二場：次日中午，趙士恩地邊上。

三場：又過了五天，潤溝畔上。

第三幕 一場：前場次日黃昏，趙士恩家內。

二場：第二天中午，瓦窖台地邊上。

三場：次日的早晨，潤溝上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起伏連綿的向陽山，由左斜向右方天邊，一直蜿蜒下去。

台右露着紅石山崖突出的一角，山崖的紅色崖石，錯落有致地向前方傾斜，崖根有些凹入，陽光射不到的地方，長了一片嫩嫩的綠草。

順着山崖往左，是鄰坡的結合部，坡上屹立着一株蒼蒼古柏。

兩山低窪處，可以瞭見遠方向陽河邊的村落。

因爲開春以來，沒有下雨，天乾地燥，陽坡上的野草，都旱成黃腊腊的憔悴顏色。向陽河也晒乾了。只有紅紅的滿頭花，頑強的開着。

開幕前：（唱着序歌）

望不斷的白雲，
望不斷的山，
崑崙山高，望不到巔；
頂開了層層白雲，
插破了萬里藍天；
高高站在青海頭，

一直望到渤海邊。
 望不斷的河流，
 望不斷的川，
 長江黃河，青海發源；
 秋洪奔騰澎湃，
 四面八方氾濫；
 年年春天雨水少，
 今春向陽河晒乾。
 要戰勝天災，
 要征服自然，
 抗旱防洪，發展生產；
 讓千條條河，
 讓萬道道川，
 永遠爲人民灌良田，
 永遠爲人民灌良田！

幕啓：（柏生祥扛鐵鍬上，仔細端祥紅石山崖的凹入部分）

柏：（挖了幾鍬，失望地唱）

脚踩地來眼望天，
 男女老少好熬煎，
 打算豐產遇春旱，
 苗苗從梢往下乾。（台後重唱末兩句）
 盼天下雨雨不下，
 到處挖泉不見泉，
 再晒十天和半月，
 今年的莊稼全晒完！（台後重唱末兩句）

河灘裏挖來山根轉，

三天沒挖出旺水泉，

紅石崖根生綠草，

但願崖根有水源。（台後重唱末兩句）

（猛挖一陣，頭上直冒汗，嘆了口氣，搖搖頭）

（任忠慢條斯理地走來，無精打彩地坐到山坡上，看看天，沒有一絲雲彩，也嘆了口氣）

任：（無可奈何，抽起烟來）生祥，咋樣？比下頭強點不？

柏：一個話！趙士恩說紅石崖根有股旺水泉，（撈起一把濕土）
你看！

任：噯，你信趙士恩的話？生祥，別費勁了，把崖根挖空，
還不是白白磨了鐵鍬！

柏：不，任忠。崖根裏挖不出泉，咱再往上找。李書記說，
不能叫莊稼等着晒死。

任：晒不死，有老天爺呢。（烟桿子指着天）老天爺，說句有
罪過的話，你真……唉！

（唱）挖了一天又一天，

鐵鍬磨掉兩指寬，

身上汗水流成河，

挖出這幾股細泉泉！

莊稼人吃飯靠老天，

抗旱咋能靠挖泉？

別看人心急如火，

老天爺它有鐵算盤。

受苦人沒做虧心事，

老天爺不能餓死咱，
下上一場好透雨，
今年還保八分田。

柏：（停挖）任忠，開了好幾天大會，你還指望老天爺賞飯吃！你看，（把鋤舉起）老天爺在這哪。

任：生祥，李書記、韓生源講的抗旱道理，我記得清，可總是信不下。

柏：你咋信不下？

任：幹部嘛，替咱操心鬧土改，鬧生產，那都能辦到，我相信。可是這老天爺要旱，就拿你說，你是青年團員，你能咋的？能把老天爺戳個窟窿？我一張口，你就說我上了歲數腦筋厚，可向陽河乾了，誰心裏不盼着下場透雨呢？

柏：你把眼珠子盼得掉出來，老天爺不下，你咋辦？

任：人忙天不忙，遲早要下的。

柏：嗯！年時一冬天，雪沒下够二指厚；今年開春三個月，沒掉半滴雨點點。向陽河乾了，旱地不用說，川地快晒成乾塘土。你還等呀？再等，苗苗晒成毛毛草啦！

任：哦，哦，咳……

柏：抗旱，抗旱，旱要人抗呢！現在不抗旱，秋後抗肚肚。來，試着再挖挖吧！

（趙在遠處喊：「柏生祥，泉子挖出來沒？」）

柏：（向台後）趙士恩，你快來吧！

（趙提鋤跑上）

柏：我靠崖根挖了半天，盡挖濕土啦。

趙：（蹲下，細看）生祥，你怎麼一個勁往下挖呢？

柏：你說長草地方，根根底下有泉窩，我不往下，往哪挖？

趙：（像十分關心似的立起抱怨）挖不出泉，你們咋不發急呢？

咱可是韓生源互助組的，韓生源教咱帶頭，咱就得帶出個樣樣。兩個人挖半天，還沒挖出個名堂！

柏：誰心裏不急？只有你一個人有莊稼？

任：柏生祥也挖了一陣了。

趙：（端詳崖腰後）來，往崖腰裏挖。

柏：往崖腰裏挖？

趙：（指指崖頭一片草）這片綠草，長得多旺，泉水保險在這裏，不在崖根下，這是「經驗」。任忠，把石片扒開！

柏：我來。（扒石片，任、趙幫忙）咳呀，咳呀！

趙：嗨，嗨！

任：咳，咳！

趙：柏生祥，再加把勁！

柏：嗨，嗨！

任：（驚奇地）水，有水！

趙：咳，咳！任忠，把這塊石片再扒掉。

（石片扒開，一股清泉流出來）

任：（笑）真是泉子，好，好。趙士恩，你眼力真行！

趙：生產上帶頭，抗早上咱也要帶頭。來，把泉口子再往大扒！

（三人連挖帶刨，台後伴唱着）

用力挖呀，

攢勁刨，

攢勁刨呀，

用力挖！
 挖開水源抗旱天，
 救活苗苗靠泉泉，
 天旱旱不倒英雄漢，
 向陽河乾了也要澆田！

趙：（抹汗）好了，讓泉水流一流吧！

柏：（向台後）寶元，你們下頭操點心，我們挖出一股旺水泉，說話水就下來啦。

任：趙士恩，早幾天，挖出這麼幾股旺水泉，該多好啊！

柏：如今也不晚哪。

趙：生祥，晚是晚點兒。往年這天氣，滿地綠苗苗，真逗人愛。今年就說不成，黃撇撇地直捲葉兒，誰看見誰難過。我今年拚死拚活，在十七畝川地上打主意啦，瓦窖台旱地（擺擺手）沒事了！

柏：這回，要不是區上李書記下來，咱上行政還等天下雨呢。

任：雨，總是要下的。「三月尾，四月梢，龍王爺爺伸懶腰。」老不下雨，老天爺也過不去。說不定哪天，你等着，像麻錢大的雨點，密密排排贏稈似的一下五六天，向陽河水又嘩嘩淌了，地裏的苗苗又眉開眼笑了……

趙：任忠，看你說的像真事一樣……

任：那你當是假的？

柏：真也罷，假也罷，反正我不買你這服寬心丸吃！向陽河底石頭朝天着啦。

趙：頭半月，河裏還淌着一窄流流水，上頭幾個村子，你也擋，我也擋，可再擋也不成！如今剩下幾個水坑坑了。

（稍停）生祥，我可聽到一點風聲……

柏：啥風聲？

趙：聽說李書記，打算在瓦窯台澗溝上架長槽，想把山那邊勝利渠水引過來。

任：（一驚）怎麼，引勝利渠的水？真的嗎？生祥。

柏：還沒決定，李書記和韓生源正在研究呢。

趙：……這（自信地）你們看吧！李書記想架天橋呢。事情倒是好事情，天上可架不成橋！這不是用嘴說說就能辦到的，隔着一座山，還有那麼寬的兩道澗溝，好稀糊的險事情！

（寶元上）

寶：趙士恩，你們倒心寬得暄開了啊。

趙：咋啦？

寶：你們嚷嚷半天，挖開「旺水泉」啦，開頭倒下來一陣水，這回，你們自己看看。

（大家看泉去）

柏：咦，怎麼沒有剛才旺啦？

趙：生祥，再挖挖！

（四個人連挖帶清理渠道，泉水的確不像開始時那樣旺）

寶：再挖也不成！

趙：下頭怎麼樣？

寶：跟前天一樣。光地皮濕，水可不流。上頭有泉眼，水不旺，也流不到地裏呀。

柏：這股泉比前幾天挖的，總是「旺」了點。趙士恩，咱再往上找找，說不定再挖出幾股呢。

趙：（不語）……咳！

寶：三月快完啦，水溝還晒着乾皮皮，天旱旱定啦。

任：生祥……

柏：嗯？

任：（欲言又止，嘆了口氣）唉……

柏：趙士恩，咱互助組帶頭帶到底，人嘛，真的叫旱象給拿住了？

趙：（沮喪地）等等組長吧。唉！

柏：韓生源來了，還不是要大家想辦法呀。（等了等）走！再往上找。

趙：再往上找！半山腰去啦，就找到水源，一路滲也滲乾了。

柏：你們不去，我去！（匆匆下）

任：趙士恩。（貼趙耳根上悄悄說話）……

趙：（推任一把）去！去！天再旱，我也不相信這個。

寶：（無奈地）唉！我也去。（追生祥下）

（梅英担罐罐筐筐上）

梅：你們爬得好遠哪！足有三里路。（倒水遞乾糧）

趙：乾糧留着吧，這個旱天，能省地方該省啦。任忠，你吃？

任：能省的地方，該省着的。（喝了口水）

趙：（向梅）你見下頭咋樣？挖出泉來了嗎？

梅：下頭？

任：嗯，下頭？

梅：哼，下頭挖泉的，哪有幾個人哪？我見回的回了；息的息着呢。

趙：（向遠處，傾訴地）我說，你們這些人哪，實在草蛋！抗

旱，抗旱，成了咱韓生源互助組一家的事情了！

梅：（把趙拉向一邊）大家都到河灘裏估水坑坑呢，你還呆在山上咋的？

趙：啊！估水坑坑？

梅：村東頭那幾家都去估啦。

趙：（憤怒地）他們想得倒好！

（韓生源上）

韓：（順着水溝一路視察地）這股水不小呵，你們咋停下了？

趙：正等你哪，韓生源。晌午又過啦，你說咋辦吧？

任：剛挖開水還旺着啦，越淌越小了。

韓：這股水比起旁處來，不算小呵，怎麼，大家鬆勁啦嗎？

趙：鬆勁不鬆勁，反正說不成。韓生源哪。

（唱）不是咱們鬆了勁，

天旱苗焦逼死人，

河灘挖到紅石崖，

泉小水淺又頂甚？

韓：泉小水淺，要是多挖出幾股旺水泉呢？

趙：（唱）好花憑樹樹憑根，

再說壯泉拴不住心，

不信你站上崖頭望，

上下挖泉有幾人？

韓：別人走，可以提意見，咱互助組該帶頭要帶頭。任忠，你呢？

任：（唱）老人手裏往下傳，

莊稼人種地靠老天，

任忠只盼透陰雨，

好雨勝挖萬股泉。

梅：（唱）盼雨盼的眼發藍，

挖泉挖的人心散，

雨不下來泉不旺，

組長還要另盤算。

韓：梅英，我早盤算好了，沒有別的法子，挖泉，找水源。

梅：好組長啦，還挖泉？你看機靈的人，誰還挖呢？

趙：挖泉的人，有是有，柏生祥跟寶元，不又往上頭找去？

話說回來，再往上，越找越遠，就找到水源，哪年哪月能流到地裏呢？韓生源，說不成啦。梅英，回。

韓：你也回嗎？

趙：跟這紅石崖拚命？回了再說。

韓：別人回，咱互助組一個也不能回。

趙：這是啥理性？

韓：咱模範互助組的名聲，還要不要？碧玉麥晒得搭拉頭，回家就有辦法啦？平時咱組團結啦，互相幫助啦，人人都說模範，這回抗旱，個家人倒先散啦。哪咋能帶頭嚟！

梅：不是他不挖泉，我們那個春娃肚子痛得厲害，他去請先生呢。

趙：韓生源，光打着模範組旗旗，硬着脖子帶頭，不成啦。

如今一旱，可不是搞豐產那時候，這個頭帶不動哩！

韓：（指泉）這股水，不是你出主意帶的頭嗎？

趙：這？（稍停）我跟互助組請個假，成不成？（欲走）

韓：（攔住）誰也不能回！生產抗旱，找水源挖泉，一來是鄉

政府委員會決定下的，二來是咱互助組討論訂的計劃，大家扎手通過的。

梅：人家家裏有事，還不准回？

韓：偏不偏這當口上有事？你們的苗苗沒晒着？不能回！

趙：對嘛，你是鄉水利委員，又是模範組長，要做啥，由着你啦！李書記領着工作組在咱鄉裏，有講理的地方。

（趙、梅急下）

任：唉，老天爺，快下場透雨吧！（下）

韓：（望着趙、任背影，難過地）走吧，都走吧！泉？不挖啦？散啦？……向陽河呵，你乾了？……莊稼，我的莊稼啊！

（唱）挖泉帶頭鞋跑爛，

還是不能把人心拴，

天也逼來人也逼，

把我逼上火燄山。

天越旱來心越亂，

掏出心來沒人看，

挖泉的人兒都走散，

互助組裏還鬧意見！

衆人也把我埋怨，

李書記他還批評咱，

下行政撤下我沒管，

難住我這水利委員。

抗旱抗旱，真把人給抗住啦？（用鐵鍬理一理崖石）不，我還是找水源去。（欲下）

（李書記上）

李：韓生源。

韓：（回來看看李書記，停下來）……

李：挖泉的人呢？

韓：唉！（長吁一口氣）……

李：怎麼，剛才批評你幾句，你心上結下疙瘩啦？

韓：李書記，叫我說什麼好呢？

李：（看泉流狀）這股泉不小呵！人哪？

韓：嗯，吵的吵，散的散，動員不到人心裏去啦！

（唱）支部開會記心間，

生產抗旱要帶頭幹；

起早睡晚我不怕，

跑腿動員不怠慢。

就是旱象太嚴重，

泉小水淺人心散，

嘴唇子說破沒人聽，

你看叫我怎麼辦？

李：怎麼辦？

（唱）房簷的滴水落舊窩，

還是談的老意見，

上下行政一齊搞，

協同作戰抗旱天！

韓：上下行政一齊搞，我還是挖不響！

李：旱象這麼嚴重，只有上下行政「協同作戰」，才能把旱象抗過去。

韓：好李書記啦，光上行政都揉不到一搭，有說甜的，有說

酸的。咱互助組也七扭八歪，不往一條繩上擰。剛才趙士恩、任忠，說聲不挖，扛起鐵鍬就下山啦！

李：韓生源，你說這個道理在哪呢？

韓：道理？李書記，你是剛到咱區上來，咱這一帶春旱啦，秋澇啦，說來就來。互助組常爲這個就垮台，還有啥道理？反正向陽河一乾，苗一晒，誰的眼睛都瞪着個家的莊稼呢。

李：對啦，那叫單槍匹馬打衝鋒，旱象靠個家抗是抗不過去的。

韓：你說抗不過去，這上上下下祖祖輩輩，可都過來啦。

李：過來啦！不，那是恹恹惶惶餓着肚子過來的。如今有共產黨、毛主席，不能再這樣過！上次縣上是怎麼佈置的？

（屈指）修渠、挖泉、貸款，最沒有辦法的，救濟，咱們是這麼計劃的；可是羣衆呢，一隻眼睛望着咱們，另一隻眼睛望着天上，那天任忠說：「老天爺真的不下一場透雨？」下行政的人怎麼說呢？「噯，韓生源平時是鄉水利委員，向陽河一乾，可顧了個家啦」。

韓：（痛苦地）顧了個家啦？……我還不是那號自顧自的人。

李：韓生源，（指遠方）那是你們瓦窑台的旱地吧？

韓：嗯。

李：你看（指遠山）向陽山那邊，就是勝利渠，山這邊，別看隔着兩條澗溝，挑出溝，搭上槽，不說全鄉水地，連瓦窑台旱地都澆上水了。這才是「主力」。那旱象也抗得徹底了。怎麼，沒有信心嗎？

韓：信心是信心，那得費多大事，向陽河還能老乾着！等溝挑出來，槽架起來，哪年哪月了？那要另訂計劃的。

李：你要拿定決心，下行政的旱象，咱不能不管！打仗全靠拿決心的。

韓：李書記……生產抗旱，可跟軍隊打仗不一樣！

（柏生祥匆匆跑上）

柏：韓生源、李書記，找到泉眼窩啦。

李：在哪兒？

柏：駱駝掌的蘆草窩，比這紅石崖的泉可旺多啦。

韓：你挖了嗎？

柏：我挖了兩畝，水就淌出來了，可光我一個人，沒往深裏挖。

韓：寶元呢。

柏：寶元？沒見着呵。說不定繞了個彎，下山回去啦。

李：走，趕緊看看去。（對韓）修渠、架槽的事走着說吧。

柏：（向台後叫）寶元，寶元！

韓：只要水源找到了，他們會來的。（三人下）

（幕 落）

第 二 場

舞台橫貫着向陽河堤，堤上幾棵小楊樹，都長出來新葉。亂石和泥沙在河床裏乾露着。亂石堆中一個水坑坑，坑沿上插着把鐵鍬。

幕啓：（趙士恩挖着水坑坑，梅英把水桶往一邊擱開，幫着整理石塊）

趙：（唱）眼看三月快要完，
還沒落個雨點點。

梅： 苗苗旱成黃撇撇，
向陽河晒成乾灘灘。

趙： 政府領導來抗旱，

梅： 發動大家找水源。

趙： 挖泉我跟着挖幾天，

梅： 泉少流不到地裏邊。

合： 各人主意各人拿，

水坑坑担水去澆田，

指望政府鬧抗旱，

多少苗苗也晒完。（二人裝滿桶罐，梅欲担起）

趙： 這坑坑裏水越担越淺了！

梅： 水桶罐罐全滿了，担一回，水慢慢就出來了。

趙：（看了看）看，有人過來了。咱倆錯開担，你先守着，
別叫人担着去。（下）

梅：（把罐罐的水倒滿趙的水桶）也好，你快來呀。（拿小木杓）
給，木杓忘了，你咋澆法？（追趙下）

（蘭花在梅英上了堤崖的空間，担罐罐上）

蘭：（自語）這死天氣！把河底晒乾，連水坑坑都挖不出來啦。

（見坑）噯，這坑坑還有水。（蘭舀滿半罐，梅回來看見）

梅： 噯，蘭花，這是我家的坑啊。

蘭： 乾河灘水坑坑誰担不一樣？

梅：（把水倒入坑裏）你說得倒好，你們下行政怎麼到上行政
担水來？

蘭： 噯，我還頭一回聽見說，向陽河的乾河灘都分起地段來啦？

梅： 不管咋說，反正你們下行政有下行政的水，不能舀我們